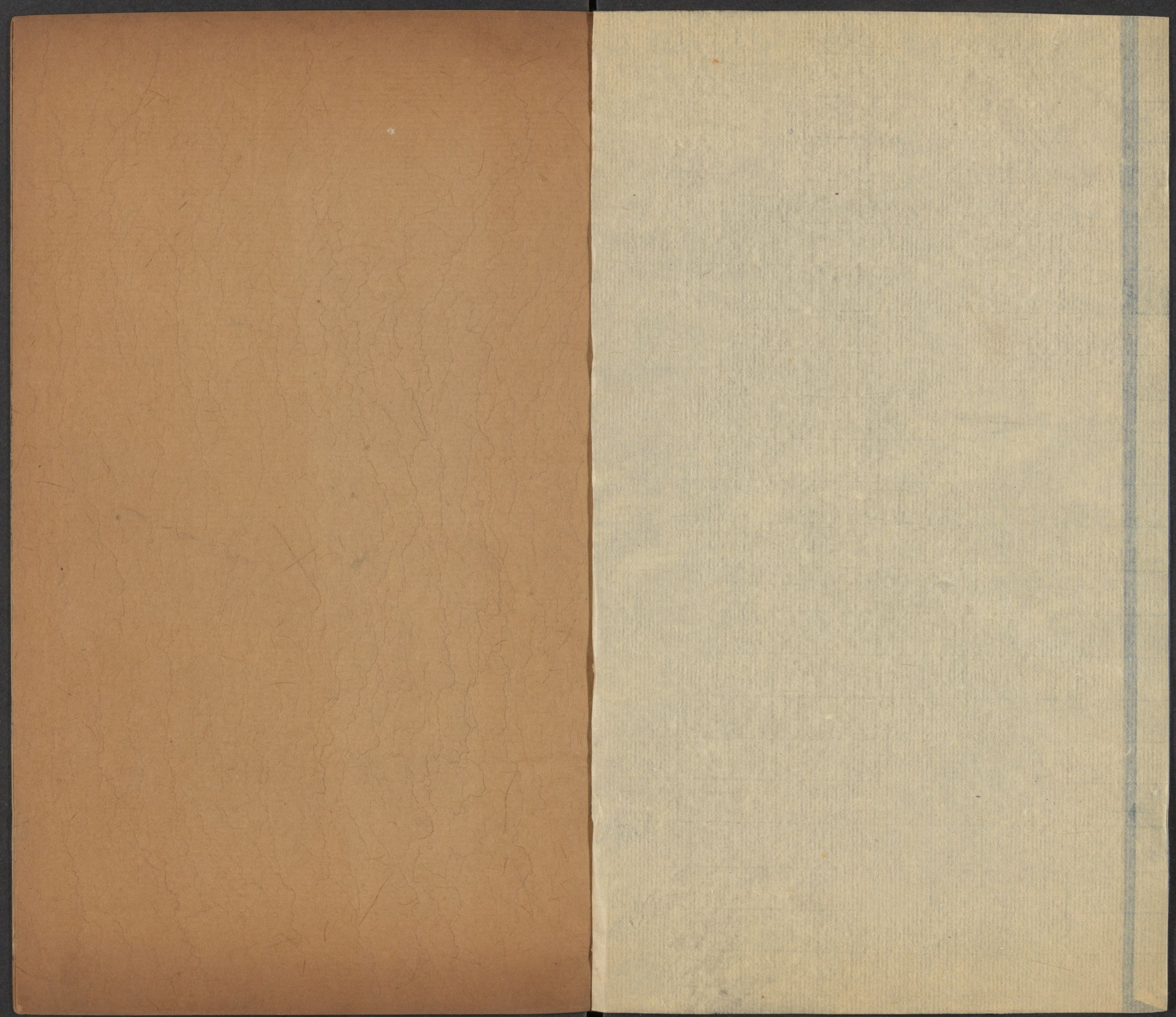


T 1237/7218(10)

10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續集

○誠意類

論大學傳六章釋誠意之義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發明誠意一章之指末言人君尤當

加意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
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
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

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
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

此論極切中人之通患

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
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
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
其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
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
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
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

必如此而後可謂之誠

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
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
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
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
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揜之
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
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
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
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

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躰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

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

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

人君必當加誠意工夫

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

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新政

○致知類

論大學知止之道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
能得一節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
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
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
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

當中之地引喻明白

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

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
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
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
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
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
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
地而止之矣

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新政

論大學知所先後之道

按先生此下注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
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
結上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節之意

此段申明大學本末終始之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
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
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
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已欲躰道者
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

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 同上

論大學知至之道

事目見前

此段推明大學經文物格而後知至一節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
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
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
心之本躰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

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
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
利之末哉同上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按先生此下注曰此句之上當有關文

此段專言格物末引先儒致知主敬之說
尤爲詳密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亡
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

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
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
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
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
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
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
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
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
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

援引程子之言發明本旨

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

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切要之語又曰涵養須是

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同上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五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六

續集

○聖孝類

謂父子慈孝本於天性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
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秋七

月會寧宗卽位遂不果上

此篇專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大倫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
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

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揀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

緣此所以易生間隙

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寢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

極當人情

靜則天理自見

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
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
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
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
抹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
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徃徃語言拙直援引過當
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
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
身爲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

之權爲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
臣竊料陛下卽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爲邪說離間陛

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爲政

此亦壽皇愛子之本心

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
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爲嫌其意惟欲陛下
遷善改過正心修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有宋萬
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
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徃來間諜以誤聖聽不
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

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

緣此天下亦生疑心

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嚮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凜然足以

聳動君聽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

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日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

此皆為國處置

誅此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
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
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
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
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前一截為邪臣間有許多不好後一截能回聖意有許多好所謂引君當道者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
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
計也 甲寅擬上封事 光宗初政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是年七月寧宗即位召先生赴行在奏事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發長沙在
道聞南內朝禮尚缺冬十月奏事便殿此
第一劄也

此篇極言聖賢處變之道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
有經有權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
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
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
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

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而唯

聖賢獨能處變

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

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吾心之所安寧隕

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

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

此乃天下之大變

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

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

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

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

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

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

自頃至今亦旣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

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

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

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

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

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

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

此亦本心之天理未泯

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

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

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

此皆是爲聖主處置

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

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

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

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

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

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

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

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
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
有未盡去則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
臣講求政理可否利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
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
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
得爲豐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
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
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
畏懼臣山野慙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按李國錄

方子

著先生年譜曰初先生行至宜春

門人廬陵劉黼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
敢問其道何先先生云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
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
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
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

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爾外此非吾所能計也

乞瑞慶節不受賀禮

瑞慶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時在經筵卽欲論奏時以暮夜無及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此篇專言壽皇在殯不當講行賀禮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覩此闕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踈遠不敢僭越昨晚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求善惟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己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使令權免其表亦不交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

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劄子 寧宗新政

乞就班賀指揮不受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爲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貼黃

乞三年內並免稱賀

臣久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

旨同上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菽宮卜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奏之上感動爲之泣下

此篇專言聖躬凡百自奉宜務節損且如藩邸之舊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宜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

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

感格親心卑遂畏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

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

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以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

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緣此所以不敢不言臣不知此果出於陛

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

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

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

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幾旬百姓饑餓流離陷

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

室但以適已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

望忿切以生他變凜然足以聳動人主之所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

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

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

於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

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

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

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

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
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
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
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皇定省
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緣此定省之禮亦多有闕今聞邇日一
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
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
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
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

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
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
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
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
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
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
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

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
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
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
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
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
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
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
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
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

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
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
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
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
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
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
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
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
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

此皆歷述可懼之狀

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革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

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奸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甲寅經

筵留身面陳劄子 寧宗初政

○聖治類

論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四段

此篇專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後之序然

必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而後足以止

於至善之地辨析精微本末貫串無遺蘊

矣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物格致知所以求知至善

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

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下說明德自明其明德而推以

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

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

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

治國

此下說修身

此下說

此下說正心

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
 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
 矣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
 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
 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
 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
 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
 欲萌焉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
 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

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
 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
 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強以致之
 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
 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
 其極也

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新政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六終

續集

其所以... 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言事... 謂講學脩攘任賢今日急務... 故有是疏餘見後段... 此段首答聖詔次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 以新政之初天下非常之望在於今日所... 宜端本正始以應有為之會...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七

續集

○新政類

謂講學脩攘任賢今日急務

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言事
故有是疏餘見後段

此段首答聖詔次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

以新政之初天下非常之望在於今日所

宜端本正始以應有為之會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

此下先答詔書法當如是

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係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

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

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休戚四海之利病則有

此上事尚有未善

之矣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

見聞所及之一一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

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

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

新政所係如

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

此之重

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

心之蘄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

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

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

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

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

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奸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

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

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

盛衰治亂之幾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

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

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

警切之語

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

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

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

此數語說入本意

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

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

之弊不可勝言矣

已上三事各具本類壬午應詔封

事 孝宗新政

謂今日當於三事果斷力行

按先生書其中論講學之道多警戒君心
定脩攘之計多屏絕和議至於言任賢之
要又指斥近習頗忤時論遂復得祠

此段專言初政端本正始之意

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
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
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
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
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

此二者今日先務

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
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

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

三者既盡餘事皆得其所

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

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

有致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日恭儉勞苦憂勤

心有不盡成效如此其難

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

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

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

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

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

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

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聖德大美始終純

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致

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

合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

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

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咈親

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私合德天

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

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

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

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疑脫萬乘而

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意豈不以

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

能復讎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

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

天變亦未能弭

此乃太上皇帝之本心

大奉太上貽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
以此言議者
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
之言皆不足听

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
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
如堯舜之盛而舜受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
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
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
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為大
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

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

以此方彼益足自信

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

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

此下戰守之備尤所當講

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

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

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

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

已高虜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

雖虛實未可知然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係呼

經濟文德
續集卷七
諭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
不勝大願 上段結尾

謂當謹初政以重自新

先生初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
光宗卽位趣入召對先生嘗草奏疏凡十
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時執政有不合者於
是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
果上

此段專言十事不可一闕之道

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溫恭之

四箇有字可爲文法

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

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

具說新政所望如此

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

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

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

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

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

此亦古人未有自足之心

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

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爲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初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以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

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

自新之日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

緣此所以上疏

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踈賤而妄以平日私

此下歷言十事當急

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

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

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

選任以明躰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

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

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者也

以上十事各具本類

已酉擬上封事

光宗初政

○時政類

謂當嚴天理人心之辨

先是先生除江西提刑至是春正月元日

促奏事之任六月入對延和殿上獎諭甚

渥是日除兵部郎官會前數日與本部侍

郎林栗言論不合先生於是丐祠除直寶

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此篇專以天理人欲辨君德治道之得失

舉而歸之於敬之一字學力精到非淺末

所及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

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汎

掃陵廟恢復土疆便見有意事功為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

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

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

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

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

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

既能如此緣何治效未至

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

天理未純人欲未見之君德未免如此

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

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

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

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

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

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其所以弊

貌人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

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

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

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

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不免於

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

此三折文勢變態極妙

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

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

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

經河文術
經集卷一
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
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
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
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聞者天
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
理之純而人欲之絕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
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
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
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

此下文法尤妙

累年竊位弄權之奸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
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
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

此皆近習用事之失

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
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
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
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
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
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

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
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
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
以固有邦之本卽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
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
神聖仁明蒞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
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
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
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

此皆進言者之不知本體
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

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
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
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
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
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
顏淵旣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經濟文衡 續集卷之七 一三
焉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旣告之以損益四代之
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
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
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
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
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
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
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

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
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
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
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卽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
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

此進益君德之道

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
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廣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
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

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散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戊申延和奏劄五

孝宗朝

按是疏旣上上皆嘉納其中所言置將之權旁出

奄寺則指陳甘昇誤政之故所以及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此皆人欲未除有以致此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

謂今日事勢當先其所難

先是先生奏事延和殿迫於足疾遂乞別具封事以聞尋丐祠歸是秋九月復召冬十一月促入對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

既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
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無崇政殿
說書

此篇首以天下大本在於人主之心次以
今日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
也末後一段及此大畧專乞正心克己以
圖真實之效

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

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
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
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

此忿厲者之言

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
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
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
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
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
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

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
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
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以求規諫
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
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
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
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
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
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

此因循者之

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

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

今天下尤不可苟安

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由

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

憂國之心見於言外

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

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

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

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

此奮厲者之失

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

虜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
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
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一時
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
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
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
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
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
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

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
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
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

戊申封事

孝宗朝

按李國錄撰先生年譜云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

三 癸未召赴行在冬入對垂拱殿○辛丑改除浙

東提舉冬十一月奏事延和殿○丁未除江西提

刑○戊申六月奏事延和殿

上封事者三 壬午

庚子 戊申

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

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直指心術言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言亦未有爲不遇也然先生進皆痛言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卷之七終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八

續集

儲德類

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太子天下之本宜告之以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道以盡輔翼之要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 陛下聖學高

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謂護東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踈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傅良之後宮寮之選貌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此可謂踈略之甚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

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此見今日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

朕掌之輕

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竒衰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

今當如此區處

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 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 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系集卷八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三代教養之道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

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彌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

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
 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
 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
 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
 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
 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
 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
 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
 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

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
 養之具疏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
 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已酉擬上封
 宰相類附臺諫給舍

謂當擇正人以重其仕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一段

此段專論便嬖嫉害正人每每排擯使之

不得進用今宜精擇其任

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

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
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
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
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
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
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
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
此料奸邪之心如見肺腑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

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下陛下之英明剛斷
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
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
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奸也故專
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
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
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
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
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

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

材而屬任之也所以不得天下賢者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

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

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

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

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

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

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

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朝戊申封事 孝宗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人主以論相為職不可使近習
得以竊吾威權

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

二者交失其職是以宰相皆失其職則百弊生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

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

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

之任亦重

如此則宰相

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

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
 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
 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
 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
 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
 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
 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君子小人類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人主當明

用舍之道

臣聞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
 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
 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
 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
 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

此見邪

正不能兩立
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

此察盡便佞奸態

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臣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宮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

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
光宗初政

監司守令類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一段

此段專論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

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必

當正朝廷為先務則監司守令皆出於正

斯民亦得其所

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

之休戚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

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

司奸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

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文私之狀

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

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

此萬民之情不得而聞

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

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

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宮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榦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通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

此皆為朝廷區處用入之道

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

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後備賑贍
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
原之地則又有在願事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事

孝宗初政

壬午
應詔封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八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九

續集

公道類

謂當抑私恩以抗公道

光宗御極先生擬上十事此居其四會執
政有不合者遂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疏
不果上

此段專論屏絕左右以去偏黨之私

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
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

大公之道人所

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

見得人主不可少私

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

前後橫加官賞宮府僚屬例得褒遷故不問前例之

是非而或者人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

皆此曹用事之失

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懷奸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

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

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

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

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

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况有

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

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

已酉擬上封事四 光宗初政

承言類

謂當採擇人言以圖自新

是年秋八月先生改除浙東提舉時旱曠
薦饑上軫宸慮遂不辭而拜冬十一月奏

事延和殿先生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

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凡七事

此居其首皆手自書以防宣洩上為動容

竦聽

此段專乞論內外臣民指陳闕失以弭災

變

臣竊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

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

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

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 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

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

此先設難聖德如此緣何又有災變

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殍召致和平矣而

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

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

此下隱然有桑林自責之意

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

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

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又設一雜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如此則災異之來必有攸召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

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毗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

此人心天意感格之机

經漢文復
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
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辛丑延和奏劄一

孝宗朝

謂當因災異下詔求言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
至誠行之而實採用其說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
之實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餓民日今流散
冬雷憂在嗣歲伏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貼黃

謂乞差官看詳四方獻疏

是年寧宗卽位時以雷風之異下詔求言
四方上封事者甚衆故先生有是奏

此篇專乞指揮後省官鎖宿看詳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
陛下畏天省已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

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
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今後省官鎖宿看
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
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

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
猥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
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竊

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寶莫大於此

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乞差官看
詳封事劄子 寧宗新政

乞令看詳官面奏封事貼說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奏事已蒙聖慈
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爲詳
備若令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

紀綱類

夫其五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是年夏四月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
先生時守南康遂上此疏

此段專論近習干政之失

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
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
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
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

此乃天下之綱紀

此又宰相之綱紀

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
 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
 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
 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此又君心之綱紀
 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
 職凡以先後縱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
 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
 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

用五箇欲字

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 陛下欲

一篇主意在此

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
 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
 土欲報雪讐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
 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
 其職而 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
 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 陛下之心志
 使 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
 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

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近習陰為引援擢宜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用事之害如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 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

者皆 陛下之柄雖 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

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

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

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

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

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 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

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近習惡能至此名為 陛下之獨斷

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 陛

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 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壞

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

無耻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

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

何自而脩士心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時而可

雪耶

庚子應詔封事

孝宗朝

按先生嘗有帖與東萊呂公云近年一種議論要

務宛轉回互欲潛回主意陰轉事權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私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此所以屢出而卒不效也

謂朝廷皆以私意廢壞紀綱

事目見前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首論朝廷忠邪雜進之失次論宮省左右盤據之私外則方伯連帥賍汗不法

監司郡守相為欺凌皆置而不問至於臺諫侍從一有小過便遭訶責山陵諸使鬻賣辟闕從班緘默僨補排連紀綱廢弛莫此為甚

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

病根在此

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盖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

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賍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

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寸狀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

陛下然臣竊意

陛下

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音

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

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奸賍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

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 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体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

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各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僭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 陛下而請其罪 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事目詳見公道類

此段專論紀綱之張弛係朝廷意嚮之公

私

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

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

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

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

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正則天下

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

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

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

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

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
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
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
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
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
大警敕之使此人主之心不可不斷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
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
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
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

少知治躰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

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八
光宗新政

謂宜絕左右以正紀綱

事目詳見聖孝類第四段

此段專論近習竊柄之患

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
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
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
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

此紀綱整肅之本

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卽位未能旬日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

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盖自隆

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

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

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

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與後其害已有不可

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

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

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

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

此警切之語

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甲寅經筵留身陳劄子 寧宗新政

謂宜戒左右勿預朝政

事目同前

此段專乞委執政大臣公議其事

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 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施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

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 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

同上

謂人主不當求聰明之名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

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貼黃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九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

續集

風俗類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小人排擯忠義之士使之不得進用風俗壞亂皆此之故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

此為

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

俗漸染之患

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

此上下相與為私

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允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疑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

此習俗移人賢者有所不免

此先生自

謂之意

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

緣此賢人君子不得進用

衆以為 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

此皆小人過絕忠義之語

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 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

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

得此人而用之則風俗必美

在乎世必能不詭隨平口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

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

惟其為小人所非專取一等無事

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

識用之故風俗日偷

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

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

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

此見小人緩急不足恃

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

不幸世

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

亂然後名節著

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

幸之臣皆以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

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

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

讀至此令人擊節

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

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

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 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

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

其奸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賞罰類

劾奏賈祐之抄劄不實

先生使浙東奉行荒政紹興府都監賈祐之抄劄人戶漏落不實致行告訴遂具此奏

此篇乞重賜黜責以爲奉行賑濟不虔之

戒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饑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稟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任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卽以措置專設一局見令呼集耆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泐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

下本府典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收賃資并
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饑困及遺棄小兒就寬
閑寺院安着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薦給衣襖
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煮造三兩等稀稠粥次第救助
仍委請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
民之心無所不至
十九日據馬林等投狀稱是嵯縣人事移在本府第
一廂居住闕食饑餓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
已是饑餓日久十分羸困纔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
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

此見爲

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
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承
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委是不職難
以存留在任臣除_先將賈祐之牒紹興府對移本
府指使差遣外_上聖慈特賜睿旨重賜黜責以爲
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奏狀

孝宗朝

劾奏密克勤偷盜官米

先生旣行賑紹興府指使密克勤押米分
下上虞新昌嵯縣却行虧減故有是奏

此篇乞重作施行追所盜米斛入官賑濟
照得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饑困及流移之民見今
闕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
義郎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
虞新昌嵒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嵒縣
點檢據嵒縣主簿廸功郎葉梓申承本縣差往三界
鎮交量密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
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
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

虧減升合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倚侍本府指
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船稍合干人作弊緣此未敢
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陳訴密克
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搬擔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
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
米樣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
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簸內
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
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二百六十石

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恤饑民給賜米斛德意至爲深厚然以臣所見岷縣一帶饑餓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踐使饑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遂急用岷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密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着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

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狀 孝宗朝

劾奏朱熹績不伏賑濟

先生巡歷州郡婺州金華縣朱縣尉居鄉

豪橫不伏賑糶故有是奏

此篇乞重賜黜責以爲不恤鄉鄰之戒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饑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煮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閱其文曆較其升斗小有欺弊卽

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三都地名
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卽無人在彼糶米據
貧乏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產盡賣與豪戶
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
場糶朱縣尉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搬米
到來致一村人民饑餓其朱縣尉爲見行司到來却
於泐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
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却與朱二十一場隔遠二十餘
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糶碎糙米及

將人戶官給曆頭擅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
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
告訴又據人戶周楊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
買產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產之
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
倚恃豪強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迪
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戶居屋三
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
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

臣照得朱縣尉係脩職郎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
資田畝物力雄於一郡結托權貴凌箴州縣豪橫縱
恣靡所不爲本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戶米斛可糶
就近分撥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糶米
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泊至臣巡
歷到後又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得一場
糶米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
批曆頭奸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文日以一二斗
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爲所悞狼狽而

歸凡其所爲無非奸狡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
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
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詔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
責以爲豪右奸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狀

孝宗朝

薦龍溪宰治行

先生守臨漳龍溪知縣翁德廣治行可稱
先生因上此狀以爲縣事大要者三刑獄
詞訟財賦是也而翁能盡職蓋庶幾古之
循吏者

此篇乞特與陞擢以爲官吏之勸

右臣叨被聖恩假守偏都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

此見先生懲惡勸善之意

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涖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然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慊庶幾循吏懃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爲知其

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書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囚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爲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爲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爲詆譎奸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

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歛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

民力類

平無異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是年夏四月諸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害先生時守南康遂上此疏

此段專論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實在於省賦治軍而選將帥廣屯田練民兵又所以爲省賦治軍之本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

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

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

民力之困患乎稅賦之重

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

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
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
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爲貧國矣而其
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
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
賠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肖盡力農桑
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日
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
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

灼見民情疾苦所在

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卽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
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
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乞
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
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
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
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
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卹雖復
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挾一車薪之火恐亦

廣而推之此真有小惠一州遠及天下之實

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日愈深愈酷而不可揅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

可謂灼知民貧根本

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惟悴困窮而不可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

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旣無贏餘以給官吏養

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

病根在此

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

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

倍而未止也豫倍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

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賈乳

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

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入吏明日

此民所以不得安業

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

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
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
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
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
不可寬然國家感處東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
而固圍者常恐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
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
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
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

選率皆膏粱駮子廝役比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苟

此將帥不選之失

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

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

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

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

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

深

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徃徃皆不暇及軍士既

究將帥刻剝之意

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

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

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
亦有素習弓馬諳時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
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
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
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
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
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
利病無由究治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
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

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山陰交通賄賂其所
程督駟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
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

二事又特爲誕設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

廣民兵不練之實

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

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 陛下惟務迫趣州

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欺 陛下者

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 陛下亦聞其

說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徃徃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

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
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嘆
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 陛下未
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
之所爲然後乃可與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
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
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
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
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

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
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
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
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
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
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
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
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
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

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其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縮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藉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

此皆委曲為朝廷措置

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

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

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懇布種而公上

寬則國富兵強

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

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

也 庚子應詔封事 孝宗朝

謂州縣催督財賦以困民力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愛人之道在於節財用今州郡

賦重爲民之害最甚宜省節冗費擇將帥
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以寬民力

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在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緣此內帑之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入視爲私藏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

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不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上下惟以征求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爲急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畱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

此民力所以重困

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 陛下

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

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

不能勝親民之任

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

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

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

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 戊申封事 孝宗朝

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謂之

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至不問 上文 分注

國用類

論鹽課私販之弊

先生既除浙東提舉事有利民無不陳奏

時鹽販日盛客鈔不行故上此奏

此篇乞倣福建產鹽法於沿海四州行之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

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

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

此私販所以日盛

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

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
搬載巡尉既不得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
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
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
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
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
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

緣此所以勸民請賢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

鹽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
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
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
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
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
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
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
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有司取會福

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其餘州軍自依
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浙東奏狀
孝宗朝

論酒課坊場之弊

事目同上

此篇專以萬戶抱額爲法最便乞倣處州

行之

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鹽二曰買撲三曰拍戶
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鹽莫便於萬
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

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
今官鹽之害朝廷旣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
遵稟戶部漕司折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
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
在衆人有揜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
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
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揜托搔擾則其弊亦
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爲簡便然須以一州或
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

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數立爲定籍乃爲盡善
若舍官戶而數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
置私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
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
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
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
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他州
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挂空簿
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

催到庫之數參考取中立爲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俾
爲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

同上

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愛人之道在於節用今州郡賦
重宜省節冗費擇將相核軍籍汰浮食廣
屯田以寬民力

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
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

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
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
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
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
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
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
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
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

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
於額外巧作名色夤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
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
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
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
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
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
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
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

已酉擬上封事九
光宗初政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終

續集

少在湖海而又難於轉輸軍餉太繁食源亦田因故
惜其所以至也繼之委是觀軍然由自京師以數
信其所以至也繼之委是觀軍然由自京師以數
信其所以至也繼之委是觀軍然由自京師以數
信其所以至也繼之委是觀軍然由自京師以數
信其所以至也繼之委是觀軍然由自京師以數
信其所以至也繼之委是觀軍然由自京師以數

